

HU sang



活 尸
江南燕
怪电话
断指团

程小青 著

霍桑惊险探案

2

中国 国际 广播 出版社

HU sang



2

程小青 著

霍桑惊险探案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霍桑惊险探案. 1~2 / 程小青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
广播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078-2103-X

I. 霍... II. 程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6304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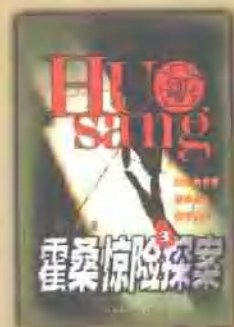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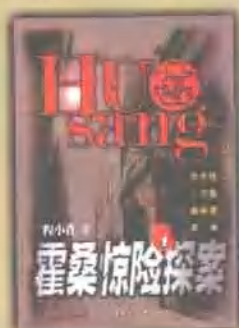
霍桑惊险探案 1~2

著 者	程小青
责任编辑	王为舜
版式设计	顾 洋
封面设计	孔海味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68036519 68033508, 传真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内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经 销	新华书店
排 版	北京香辰环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45千字
印 张	22.25
版 次	2002年1月 北京第1版
印 次	2002年1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78-2103-X / I·178
定 价	40.00元(全二册)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程小青（1893.6.21—1976.10.12），又名程青心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联合会委员，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。上海市人。出身贫苦，幼年丧父，靠母亲做手工维持生计。在私塾读了几年书。十余岁到了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，平时喜爱读文学书籍，经常练习写作，十六岁开始写文章，同时在校补习英语，1915年开始翻译《福尔摩斯探案》，1917年从上海迁到苏州。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中文教员，着力创作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。他的代表作为《霍桑探案》。1920年到1937年是《霍桑探案》发表的主要创作阶段，在这期间内他和严独鹤等合编《侦探世界》等专业性文艺杂志。1930年左右又翻译美国侦探小说名著《斐洛凡士探案》《陈查理探案》及《柯柯探案》。

程小青的创作有多方面的发展。抗战前夕曾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，除侦探题材外，主要有古典历史剧，如曾轰动一时的由当红著名演员周璇、舒适主演的《董小宛》，由周璇演唱的影片主题歌《绣像曲》也是程小青创作的。据中国电影史记录，程小青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共达三十多部。到1949年解放为止，他以单行本发表的共有《霍桑探案》袖珍丛刊三十种；译本《斐洛凡士探案全集》十一种，《福尔摩斯探案》八种，《圣徒奇案》第一集十种；《柯柯探案》一种；《龙虎斗》（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的搏斗）一种及《陈查理探案》等共达数百万字之多。他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

目 录

怪电话	(1)	霍桑 惊 险 探 案 ②
一 求救声	(1)	
二 空屋中	(4)	
三 矛盾点	(13)	
四 匿名信	(17)	
五 意外举动	(23)	
六 妙计	(34)	
江南燕	(43)	
一 珠	(43)	
二 盗案	(49)	
三 勘查	(53)	
四 足印	(57)	
五 侦探的设想	(63)	
六 案情揣测	(66)	
七 恫吓信	(70)	
八 浴室中	(74)	
九 一缕黑丝	(79)	

十	揭发	(85)
十一	擒贼	(90)
十二	意外之简	(94)
断指团		(103)
一	奇怪的邮包	(103)
二	谋杀案	(109)
三	求助	(115)
四	再来一个	(121)
五	血	(128)
六	警告	(134)
七	夜行	(141)
八	陷阱中	(149)
九	衔枚疾走	(157)
十	佛殿上	(164)
十一	惨别	(171)
十二	一封信	(177)
活 尸		(188)
一	阔老架子	(188)
二	画符动作	(196)
三	两条线路	(203)
四	奇怪的电话	(211)
五	一个摩登人物	(218)
六	单身旅客	(226)
七	“只能智取,不可力敌”	(236)
八	不期而然的消息	(243)
九	舞场中	(251)

目 录 • Huo Sang

十	岔子.....	(262)
十一	重大变化.....	(267)
十二	徐教授的谈话.....	(274)
十三	进攻与防御.....	(283)
十四	冒险的电话.....	(292)
十五	意外的礼物.....	(300)
十六	秘锁的钥匙.....	(307)
十七	杏生说话了.....	(317)
十八	可怕的声音.....	(325)
十九	解释.....	(333)
二十	荣誉的道歉.....	(340)

霍桑
惊险探案
②

怪 电 话

一 求救声

我虽不曾有过精密的统计,但约略地计算一下,在已往的十多年中,我的日记上所记的老友霍桑的探案成绩,总得在一百件以上。在这百多件探案之中,霍桑固然都是各案中的主角,但那警察总厅的侦探长汪银林,也往往在案中占着重要的地位。汪银林的思想虽不及霍桑的敏捷,但关于侦探学上的常识,如观察、推理和应用科学等等,也不能算太丰富,可是他知道爱惜名誉。他的办事的毅力和勇敢,也和他的短阔肥硕而近乎臃肿的身材,同样在侪辈中首屈一指。这里所记的一件案子,居于主角地位的是汪银林,我和霍桑只是从旁相助的配角。但是案情的迷离奇诡,当时不但蒙住了汪银林的耳目,连我们俩也几乎走入歧途。

那是个盛夏的傍晚,我还没有结婚,和霍桑同居着。我们因着

破获了一件康福衬衫厂夏经理的勒索案子，特地到警厅中汪银林的办公处去，证明一二种疑点。

这天是星期日，恰是汪银林的值日，所以，他仍照常办公。我们到他那里时，恰在一阵雷雨之后。炎热蒸笼的空气，经过了一次迅雷骤雨的洗涤，陡觉凉爽得多。主人供给的一满杯冰水，又调整了我们的内脏的温度，使我们的身体上感觉得舒适异常。霍桑和汪银林谈了一会，银林忽扯到了那时候流行的绑票案子的问题。

他皱着眉头道：“这班可恶的绑匪越捉越多，他们的范围也越发扩展，说起了真教人头痛。昨天一连出了三起绑案，内中有一起，所绑的只是一个小烟纸店主人！今天的报告还没有来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增加些！”他把右手握着拳头，在桌边上击了一下：“霍先生，我希望你能想一个斩草除根的方法，把这一班东西扑灭干净，上海社会才有安宁的希望。要不然，那真越弄越不成话，报纸上的批评也越觉难堪，我这地位也快站不住了！”他仍把握拳的手撑住在桌边，目光盯住在霍桑的脸上，似在等他作答。

霍桑吸着一支国产的“白金龙”纸烟，两手交抱着肘骨，靠在椅子圈上。他凝视着书桌上的两个空汽水瓶，默然无言。电灯光映照他的面容，沉着没有表示，但非常庄严。

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来，缓缓答道：“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是最困难的问题。我看这种层出不穷的案子，根究它的主因，一大半还是生计问题。多数人都穷极无聊，社会上又恰有这种不良的趋势，因此，有些抱着‘饿死不如犯法’观的人，便不顾危险地摹仿着乱干。你得知道罪案正像疾病一样是有传染性的。假使这班匪徒真是有组织的，内幕中有个设计的人发令指挥，那倒容易办了。我们只须擒住那个匪魁，便可有完全扑灭的希望。现在却——”

铃铃铃……铃铃铃……

书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大震。霍桑就顿住了不说。汪银林急忙将听筒取起。

汪银林向着听筒说：“喂，是的。你哪里……吉庆里三弄，姓沈……什么事……唉……唉……什么……”他的话越逼越紧，他的眼睛张大了，脸色也跟着变异。接着他仍紧紧握着听筒，忽又自言自语。“怪了……怪了……怎么……怎么……唔，还是个女人呢……唉电话挂断了。”

汪银林说这几句话时，那电话的听筒虽仍紧紧地贴在他的耳朵上，但他的说话并不是向发话管口里发的。我和霍桑都很惊异，坐直了身子，准备听他的后文。汪银林急急在电话箱上摇了几摇，又重新发话。

“电话接线部吗……对不起。这里是警察总厅。请问刚才挂断的是什么号数……五一六七三……好，谢谢。”

他把听筒挂上了，回头来向我们瞧着。他的手仍靠在桌子边上，眼睛不住地眨着，似乎有一种惊奇难解的问题，却又不容易出口。

霍桑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听得了隔壁戏？”

银林答道：“是。奇怪得很。起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；跟我问答了一句，忽而有一种极猛烈的震动声，仿佛那听筒突然脱手了，触在墙壁或地板上！接着隐隐有一种杂乱的脚步声，又像有个女人喊救命，末后咯的一声，电话挂断了……霍先生，你道奇怪不奇怪？”

霍桑问：“你听清楚是个女人？”

银林点点头：“是，北方口音。”

“没有男人声音？”

“没有。我听得喊救命的也是女人……霍先生，你想是什么把戏？”

霍桑把烟蒂丢了，从椅子仰起身来：“根据这些声音推测，分明有一个女子正要打电话报告，却被什么人从中用暴力阻断了，但瞧末后那听筒突然给挂上，再没有别的说话，可见那打电话的女子已

经屈服。对不对！”

“对，很合理。”

我也同意汪探长的看法，因为霍桑的推想的确是明显合理的。霍桑已立起来。

他说：“银林兄，你不是已经查明了那打电话的人的电话号码吗？快把电话簿查一查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汪银林连连点头，站起来翻检那电话簿，翻到了五一六七三号。

他大声道：“唉，不错，正是姓沈……大沽路吉庆里三弄二十七号，沈兰英。”

霍桑接口道：“唉！沈兰英？不就是那个中华舞台的女伶白玉兰？”

我一听得白玉兰的名字，便记起伊是一个唱青衣的女伶，这几天报上正登着大幅的广告。伊已经休假了一个星期，有一出新排的《十三妹》将在明天晚上开演，伊将重行登台。白玉兰的年龄还只十七岁，面貌很美丽，唱工演技也不错，登台虽还没有多久，因着捧场的不少，却已声誉鹊起，前途很有希望。

霍桑又说：“银林兄，你不能耽搁，赶快去瞧一瞧才好。”

汪银林点头道：“是。霍先生，包先生，你们俩如果有兴趣，不妨一块儿去瞧瞧。”

这邀请是多余的。那奇怪的电话早已引动了我们的好奇心，即使银林不说这一句，我们也会毛遂自荐。

二 空屋中

天色已经黑了。密云还没有散。晚风一阵阵扑面，很觉凉快。马路经过了雨水的冲洗，还是湿润润的。不到数分钟，我们的汽车已到达大沽路吉庆里口。那时候大沽路上还有若干没有建筑物的

空地,比较地冷静些。那吉庆里共有八弄,除了中央一条总弄以外,两面都有侧弄可通,真是四通八达。我们从接得电话赶到这里,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光景,料想也许还有机会瞧得见这一幕话剧。汽车到总弄口煞停时,霍桑首先跳下来。

他忽指着地上说:“这里有汽车停过。瞧,这两条车轮的痕迹还很新。莫非鱼儿已经漏网了?”

汪银林忙道:“唔,我们进去瞧。”他首先引导,向第三弄里奔过去。

三弄里都是两上两下一侧厢的石库门屋,一共有八宅。我们找到了二十七号门前,不觉都呆了一呆。这侧弄中有一盏电灯。电灯光照见二十七号的前门上贴着一张刻板的黄纸招租。汪银林回头瞧瞧我们,又用力在门上推一推。门动都不动,明明是在里面闭着的。

汪银林作诧异声道:“怪事!这里竟是一宅空屋!”

奇怪,空屋里会有人打电话求救?闹玩笑吗?有人会向警察总厅开玩笑吗?而且打电话的又是个女子?太不可思议!

霍桑走前一步,俯着身子向门隙中瞧了一瞧。他拍拍汪银林的肩膀。

他低声说:“慢!侧厢里面有灯光哩。你且站在这里,让我们绕到后门去看看。”

汪银林答应了。霍桑引着我兜到四弄里去。他数到了二十七号的后门,先在门口瞧一瞧,便上前去轻轻推门。后门上虽装着一把耶耳牌子的弹簧锁,却没有锁着,应手而开。我从霍桑的肩上向里面一瞧,完全黑漆。霍桑先探头向里面倾听了一下,似乎没有声音,重新退出来。

他低声向我道:“你去叫汪银林过来。我们一同进去。”

我重新绕到前门去招呼汪银林。等到我们一同回到后门口时,霍桑已走进屋子,站在门里面等待。他的右手中执着一支随身

的手枪,左手中执着一个电筒,似乎已经察验过一会。我随着银林站住在后门口,鼻子里嗅到一股油腻气。

汪银林低声问道:“怎么样?”

霍桑答道:“这里是灶披间。我已经瞧过。楼下几间完全没有。这后门口和门口的内部,有两行进出的足印,虽是深淡不同,还可以分别得出。瞧,不是还相当清楚吗……现在你们向靠右一边走,不要踏乱了。”

他说时扳亮了电筒,在灶披间的水泥地上照着。我看见后门口的中央和左边,都有新鲜的男女足印。

砰!

那是一种关窗的声音,其势很急。我揣度它的来由,像是从楼上传出来的。

汪银林忙把身子一蹲,低声道:“楼上有人哩!”

霍桑仍很镇静地说:“我们先上楼去。楼梯在中间的后面。我来领路。”他旋转身去。

汪银林先跨进门口。我尾随着,顺手将后门关上。霍桑亮着电筒,领导到楼梯脚下。

他回头道:“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。梯级上也有足印,别踏乱。”

他一级一级地用电筒一亮一隐地照着上楼。我们屏息静气地跟在后面。霍桑的电筒既不敢始终亮着,光力又不充足,除了有一条光线间歇地亮一亮以外,四周都被黑暗困住,看不见什么,耳朵中但听得屋外的风声呼呼啸着,似乎先前的雷雨还有继续之势。这时我所感觉到的是阴森、清凄和恐怖。汪银林的右手插在袋中,分明也准备着什么兵器。我呢,手无寸铁,无从戒备。惟一的带些自私性的慰藉,我是跟在最后,即使有什么危险,似乎不致先让我徒手抵挡。

我们蹑足走上了梯头,楼上也像楼下一般,仍全无声音。我仔

细听听，只有打牌和欢笑的声音隐隐地从左隔壁屋子里透过来。楼梯头有一条短短的通道。霍桑走到中央一间的门口，先站了一站。他把执在右手中的手枪放入袋中，腾出手来，握住门钮，向里面一推。门也没有锁。霍桑顺手把电筒的光线照射到里面。

这房间是空的，不但没人，连家具也没有。地板上除了许多零碎的破物和垃圾以外，有几个尖小的泥水足印。显见这屋子迁空后，还没有洒扫整理。承尘下的电灯已经卸除，电线仍宕在空中。

汪银林道：“那里还有次间和厢房。会不会有人伏在里面？”

霍桑道：“我瞧那足印有进有出，不像再会有人藏匿。但你不妨进去瞧瞧。”

汪银林也摸出一个较小的电筒，向次间里走去。我仍和霍桑留在中间。霍桑把电筒的光照射到四壁和地板上面，像要找寻什么。一会儿汪银林回来了，摇摇头示意。

霍桑说：“我早料他们已脱身哩。”

汪银林说：“那么，怎么刚才还有关窗的声音？”

霍桑把电筒照着前面的窗口：“瞧，这窗没有拴住啊。刚才的声音一定是这扇窗被风力所引而自动关上的……下楼去吧。我觉得下面有许多地方值得注意。”

汪银林指着地板上的足印，又道：“这分明是时式平底女鞋的印子，而且是在雷雨后印上去的。但这女人为什么在这空屋中走来走去？”

霍桑道：“唔，谁知道？但下面次间和厢房中的印迹更奇怪。”

我们三个人重新下楼。走进了客堂，我便看见侧厢中露着微光。次间中果真也空虚无物，不过广漆的地板已经扫过，和楼上堆满了垃圾的情景不同。厢地板的一角粘着一支洋烛，已点去了小半，却依旧亮着。次间地板的中央，足印纵横杂乱，好像是有人争斗过的样子。我的眼光瞧到侧厢的壁上，一只话箱还没有拆除。

汪银林也利用着电筒，说：“这里的足印男女都有，果真和楼上

单是女人的印不同。”

霍桑道：“不错。但我看见楼下客堂中只有男子的皮鞋足印，却没有女子的足印。分明那男子经过了客堂，从天井中兜到这侧厢里来的。”

汪银林疑惑地说：“其实，进了后门，从那楼梯后面的次间侧门穿到这厢房里来，比较穿过了客堂，从天井里绕道的近得多。”

“是啊。但这男子竟绕了一个圈子。这一点就值得注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可是说这一男一女不是一块儿进来的？”

霍桑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我还觉得那男子是一个以前不会到过这屋中来的生客——他不熟悉这屋子的通道。”

他又走到次间中央足印较多而杂乱的地方，把身子蹲下来，从衣袋中摸出一面放大镜来，一手执着电筒，一手拿着放大镜，在地板上仔细察验。汪银林走进侧厢里去察着那电话箱。我袖手旁观，觉得这回事真像这屋子的环境一般，不知是什么把戏。不一会，我忽听得汪银林在侧厢中发出惊呼声音。

“唉！这里有一个证据哩！霍先生！你来瞧瞧，墙壁上的擦伤痕迹和地板上的足印，不是和你刚才的理想符合了吗？”

“唔，那很好。”

霍桑应了一声，仍踞伏在地上，但抬了抬头，并不动身，似乎他正全神贯注地在察验什么，不愿因此分心。

我走到汪银林所指的电话箱前，果见地板上有两个并立的女子足印，特别清晰，似乎那女子曾在天井中站过，回进来后就打电话，故而她这里所留的印比别处更加明显。电话箱底下的淡绿漆的墙壁上擦去了一小块石灰，颜色很新鲜。

汪银林把手背在他的额角上抹了一下，指着那电话听筒的发话口的一端，说：“包先生，瞧，这里也有些石灰。可知这听筒刚才果曾跌落下来，曾在墙壁上撞击过一下。”

我应道：“这样，可见霍桑先前的推测当真已没有疑惑。”

“血……血!”

霍桑在次间中的呼声、含着充分的吸引力,立即将汪银林和我吸引到了他的旁边。

他忽挥手阻止道:“小心,别走近!这里的血点很多……唔,还有别的东西!”

两道大小不同的电筒光集中在次间中央的地板上,照见斑斑圆形的血点,一共有十数滴,分散在多处。

汪银林说:“这样看,这里面也许还有血案。我还以为这又是一件单纯的绑票案。”

地上有血,情节果然严重了些,但汪探长草率地便下断语,似乎未免过早。

我问道:“霍桑,还有什么别的东西?”

霍桑指着一处,说:“你瞧,这是什么?”

那是一小堆玻璃碎屑,聚成一个小小的圆形。

我脱口道:“这是一块手表的玻璃蒙子,已给人踏碎了。”

霍桑答道:“不错。但我还瞧得出这表面在踏碎时是覆着而不是仰着的。”

汪银林接着说:“这一定是在搏斗的时候,彼此拼命相搏,故而把手表的表面打碎。现在我觉得那经过的事实已经非常明了。”

霍桑直立了身子,把放大镜放在袋里,又拂一拂裤膝上的灰尘。

他问道:“你的意见怎么样?”

汪银林道:“我觉得这还是一件绑票案,当时曾动手扭殴,还流过血。你可赞同?”

霍桑点头道:“唔,很近情。你且说说你所见到的经过事实。”

汪银林说道:“据我推想,有一个女人先进这屋子,接着又有一个男人进来。伊因着惧怕那人,故而打电话到警厅里去求救。可是电话才接通,那男人便上来阻夺。于是电话筒脱手落下了,彼此